

小小说

何东何西

■王天瑞

一条小河，把何村分成河东人家、河西人家。一座木桥又把河东人家、河西人家连成何村。

说是木桥，其实只是把几十根粗细不均、长短不齐的树身子用铁丝紧紧固定在河里的三道木架子上。夏天一下大雨，泥水就会漫过木桥。有时，雨过天晴好长时间了，木桥才能挣扎着露出脸来。

何村人祖祖辈辈老实巴交，不惹事，不生非，不出头，不冒尖，平平静静地过日子，安安稳稳地种庄稼。可近十年来，何村却突然冒出两个活跃人物，一位是河东人家的何东，另一位是河西人家的何西。

何东、何西，既是同年同月生，又是同时去读书，还是同班好同学，亲密得像一个人似的，形影不离。从上小学一直到初中毕业，他俩的各科学习成绩都不相上下。考试时，有时你比我多考两分，有时我比你多考两分，并且都是名列全班前七八名。

考上高中以后，风云突变。何东努力努力再努力，早起晚睡中午不休息，背书啊，做题啊，分分秒秒不停歇，学习成绩很快进入全班前五名。何西的学习成绩却像坐了滑梯，原因是，他把精力用在了阅读课外书籍上。他已经读完了中国四大名著《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他还读过了

不少人调侃今夏的高温达到了烧烤的地步，在这鬼天气里，人们的耐受力也近乎到了极限，有人病态、有人倦容，更多的则是无可奈何，被烤得无精打采，就连一向耐旱的芝麻，那油绿绿的叶子，也被晒得半死不活地软蔫着，甚至树上知了的叫声，也声嘶力竭，缺少了水分。

可是，却有一种不起眼的植物在毫不退缩地同太阳的威力对抗着，茁壮地生活着，这就是马齿菜，一种被称为野菜，但早已不惹人眼，成了人们不屑一顾也很少再被尝鲜的野菜了。

说起野菜，现在大多数人认识的都是市场上有卖的荠菜，很少有人知道马齿菜了。

但马齿菜是有历史功劳的，那就是上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马齿菜同各种野菜一样，毫无怨言地奉献给饥饿的人们，甚至是刚刚露出地面幼芽的鲜嫩生命，也被人们宝贝似的挖了回去。那个时候我也吃过马齿菜，所以，我对马齿菜始终怀着感恩的心情。

马齿菜也叫马齿苋，别名马苋、酸苋、五行草、马蛇子菜，也有叫长命菜或长寿菜等高贵名字的。马齿菜，萌芽于春，生长于夏，特别是眼下的高温，正是马齿菜在田野路边、庭园废墟等处蓬勃生长的时候。马齿菜一株多茎，茎细而圆，稍带紫色或绿色，晶莹



曾经以为，疾行于跑道之上是一件心无旁骛的事情。一圈接一圈地走下去，直走得大汗淋漓，身轻如燕，健康吉祥。

然，暑期姗姗而至，随着几个儿童培训班入驻，接孩子的、卖玩具的、卖小吃的纷纷涌人，一时间活动中心里熙熙攘攘。尤其是一个卖炸鸡的小吃摊，生生地就摆在跑道边，每人都未靠近，一缕缕奇香已“曼妙多姿”地飘忽而至，饱含着肉的鲜香、调料的醇郁。近前再看，一串串油黄酥香的肉静静陈列，不动声色地诱惑着人心。此情此景，惹得我不禁翕动鼻翼，贪婪地将诱人之香吸入肺腑，所有的味蕾顷刻绽放。味之诱，就像一个

当代名家名作《黄河东流去》《冬天里的春天》《李自成》《芙蓉镇》……班主任劝告他，赶快把心收回来。他不听劝告，继续阅读外国名人传记《电脑大王比尔·盖茨》《股神沃伦·巴菲特》……高考成绩，不用问，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何东考入郑州大学，何西名落孙山。

何东到郑州上大学那天，早早起床去找何西告别。何西爹哭丧着脸说，何西不知跑哪儿去了。其实，何西正躲在一家人家的三层小楼上，往下瞅着沸腾的何村。为鼓励“寒门贵子”，乡里的奥迪披红挂彩开到何东家大门口，县里慈善会送来救济金，知名企业送来笔记本电脑，亲朋好友送来衣物、用具、食品。何东坐上小车，鞭炮齐鸣。人们都夸何东爹有福气，培养出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何东爹笑容满面，说，知识改变命运啊。

起风了。下雨了。何西披着夜色和风雨悄悄告别爹娘，默不作声地奔赴南方，走上打工之路。说来也怪，不知是何西有做生意的天赋，还是时来运转，其服装公司一顺百顺，红色票子滚滚而来。第六年，何西的财产已达上千万元。他做慈善的事迹还登上了《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

第六年，何东已经大学毕业两年，仍然赋闲在家。本来在刚毕业时，他考上了特岗教师，可他却嫌那所乡村中学位偏僻、房舍陈旧、条件艰苦，就没去赴任。后来，他又两次参加公务员招考，岂料一个名额都有上百个研究生、大学本科生参加竞争。惨！他又两次不第。

何西要回乡探亲，何村就像炸了锅。当何西开着小车刚刚走到村头，人们就把他团团围住。何西走下车来，拉住村长、村支书的手，郑重宣布两条消息，一是出资50万元，为何村修一座水泥大桥，委托村里组织施工；二是快过中秋节了，给每家每户送上一个红包，祝父老乡亲团圆幸福。笑声滚滚，掌声雷动。人们都夸何西爹有福气，培养出了全村第一个企业家。何西爹笑容满面，说，奋斗改变命运啊。

何西进了村，还没有进家就把小车开到了何东家大门口。他要看望自己的好伙伴。何东无颜见江东父老，整日闭门不出。何西扑上去抱住了何东。两人泪流满面。

何西说，你先到我公司里干吧，别人工资一个月3000元，我给你一个月6000元，将来瞅准机会，我再帮你办个企业。何东说，中吗？何西说，中，咋不中，当然中。何东说，你让我再想一想……

散文

马齿菜

■张恩岭

透明，充盈着水分，其叶光滑、肥厚，碎密而小，恰似初生豆苗的萌芽，也像马齿。马齿菜味酸性寒，有益气作用，而不像那种外貌极似马齿菜的“猫儿眼”。猫儿眼的茎也很鲜嫩、娇美，掐断后溢出一股浓浓的白汁。小孩子唱道：猫儿眼，点三点，一眼看见老洛山。意思是这种白汁有毒，点了眼会使眼睛红肿，看远处须仰视的。

马齿菜就没有这种毒性，而是全身心地服务于人，如药用马齿菜，有清热利湿、解毒消肿、消炎、止渴、利尿等作用，如食用，则可用开水烫了凉拌或蒸了吃，其味脆，微酸甘甜，也可制作多种美味，如马齿苋西红柿汤、马齿苋鲫鱼汤、马齿苋肉片等。

而今，我除了对马齿菜的感恩之外，更多的则是一种敬佩之情。

马齿菜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其性喜光，对环境从不苛求，耐贫瘠，喜干燥沙土。特别是在酷热的天气里，被人们随同野草一起拔掉，扔在路边，过了一天，拔掉的野草已被晒得发干、发青，而马齿菜的枝茎仍是那样充盈着水分，保持着生命力。几天过去了，十几天过去了，在日复一日的暴晒下，马齿菜也

显出了倦容，疲惫地躺在路旁，失去了神采。

我想，马齿菜就要死了。但是，马齿菜没有死，它不会死，它绝不屈服于太阳的暴力。人们常说“晒不死的马齿菜”，就是对它生命力的赞扬，它在坚强地忍耐着，坚持着，没有失去生的信心。夏天的暴力终有退去的时候，哪怕是一阵暴雨或几滴雨水，马齿菜立时像饮了甘露一样，精神抖擞地复活起来，现出勃勃的生机，枝枝叶叶饱满起来，闪烁出生命的绿色。

人们常常称赞沙漠的红柳，称赞它那顽强的生命力，为沙漠之魂。依我看，马齿菜那种顽强的生命力正与红柳一样。马齿菜那不怕贫瘠的品格，那耐得住漫长考验的坚韧精神，那种抵抗暴力永不屈服的精神，那种在各种环境中都能顽强生长的生命精神，不正是今天的我们，在高温中，在生活的顺境和逆境中，在各种各样的磨难中所需要的吗？

如果我们有了这种精神，就是进入了一个乐观向上、积极进取、永不言败的宽广而深邃的精神空间。我们的生命力、我们的生活都会坚强和丰富起来。

随笔

心 诱

■杜放光

不断叩门的顽童，即便我用力挂出“请勿打扰”的牌子，它还是破门而入了！

吃，还是不吃？我矛盾丛生，思虑万千。若不吃，心里那份奇痒着实难忍；吃吧，又犹豫难决，且不说地沟油会殃及健康，额外的进食还会加重肠胃负担，增生的脂肪会叠加缠身……弊端多多，直如当头棒喝，于是，我赶紧咽下口水，摒除杂念，继续前行的脚步。

健步如飞间，脑海中不经意浮现出奥德赛船长的故事。传说，古希腊有一个海峡女巫，她用自己的歌声诱惑所有过往的船只，使它们触礁沉没。智慧的奥德赛船长自有妙招应对：他先让船员把自己紧紧地绑在桅杆上，这样，即使他听到歌声也无法指挥水手，让所有的船员把耳朵堵上，使他们听不到女巫的歌声。结果，船只顺利地渡过了海峡。

诱惑，如海峡女巫的歌声，时常在我们身边浅吟低唱。美味佳肴是诱惑，欢畅娱乐是诱惑，灯红酒绿是诱惑。诱惑如一只变色龙，时而是妖艳的罂粟，以姿色诱人示众；时

而是平静的沼泽，以肥草诱人；时而是缥缈的海市蜃楼，以奇景炫目。它总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向你投怀送抱，在你想放松一下的时候乘虚而入，让你的视觉和听觉舒服地上当，在享受酣畅淋漓的快感之后，不知不觉中成为它的俘虏。

只是大多时候，你不容易看到它有害的一面。英国作家萧伯纳说过：“人的生活有两种悲剧，一种是丧失内心的欲望，另一种则是实现了内心的欲望。”来自内心的诱惑，如慢性毒药，缓缓腐蚀着一个人的灵魂。它常常以美丽开始，以危险结束；它是短暂的享乐，损失的是长远的利益；它让你产生消极的心态，直到有一天成为那只“温水青蛙”，再也跳不出杯子了。

谁不曾有过一闪而过的放纵念头？但若轻易对诱惑投降，那么你会从此沦为欲望的奴隶。面对眼前的诱惑，我们所做的，便是如奥德赛船长一般，捆绑了心底的欲望，堵上自己的耳朵，朝着既定的目标勇往直前。

诗歌

想吃菠萝

(外三首)

■邵超

想吃菠萝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由于担心菠萝的皮不好剥
由于担心菠萝的果肉酸

我一次次张开嘴
又一次次闭上

菠萝是水果中的刺猬吧
菠萝是水果中的醋精吧

找了许多菠萝不好吃的理由
找了许多菠萝不能吃的理由

至此，不吃菠萝已经成为定局
吃了菠萝就会落入俗套

我从菠萝身上挪开目光
索性抓起一个苹果，大嚼大咽

默契

在坚强上打磨匕首
在懦弱上打磨匕首

匕首越磨越亮
匕首越磨越尖

当匕首刺向坚强的时候
匕首和坚强达成了默契

当匕首刺向懦弱的时候
匕首和懦弱达成了默契

匕首和坚强，匕首和懦弱
一同把鄙夷，投向了我

信号

一只鸟在眼前飞过
鸟在欢喜，我却沮丧

一只喜鹊在眼前飞过
喜鹊忧心忡忡，我却欣喜

一个人的悲欢与鸟儿有关
一个人的悲欢与鸟儿无关

鸟飞走了，喜鹊飞走了
我竟然不会哭，也忘记了笑

许多人都走远了

许多人都走过去了
我却一脚踏上
一棵树下的一团斑驳
急忙想退回去
怎么也拔不出脚来

浅一脚是斑驳
深一脚是斑驳
越陷越多
越陷越深
脚，腿，腹部，胸部
脖子，头
蛇一样在那里摇摆
神情，思维，还有那些
支离破碎的情绪
渐渐地
渐渐地都被淹没
这斑驳原来是一场阴谋
一个陷阱一片沼泽哟
剩余的躯壳
和我将要消失的灵魂
一起高喊救命

一根救命的稻草都没有
在这漫无边际的绝望里
只剩下
一片沙沙的树叶声
当我还有一片斑驳中挣扎的时候
许多人都走远了